

善社離 35 週年遊船重聚會

籌備會綜合了十月八日灣區同學聚會時同學們意見和旅行社提供的資料，選取了 Royal Caribbean 公司在 Miami 開船的七天船遊。日期是九六年八月十一日（星期日）。詳情請參考報名表和章程。為了爭取得最佳的安排和價錢，每人 200 元的訂位費 (deposit) 需要在（明年）九五年二月交給旅行社。很感謝王耀祥同學願意負責收集訂位費和擔任與旅行社聯絡的工作。敬請大家務必在九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將 Deposit 寄到給王耀祥同學收。旅行社將會直接與報了名的同學們聯絡。至於是否邀請老師參加一事，經同學聚會時的討論和分析，及考慮到各方面的問題，決定不邀請老師。籌備會現正積極籌劃重聚節目。同學中有任何意見或提議者，請與袁慶祥聯絡。

善社離校 35 週年重聚籌備會啟
袁慶祥，潘靜觀，胡劍豪
王耀祥，陸佩珠，許行
陶家瑤，盧國常，林雅淑
李樂基，單寶珠
啟

編後話

今年的「善社刊」又更像 Life Magazine 了，用 Bifocal 睇相片，想也應該容易過睇文章吧。梅老師生平一文乃轉載自三藩市同學會 94 年同學日紀念刊的。老師遺作是數年前老師所贈。今與善社同學分享，也藉此紀念我們敬愛的梅老師。多謝單寶珠的大作，她的原意是想「游說」更多的同學「共赴冰山」遊的，點知文章未出爐，善社諸友又已轉移陣地矣，還只差未棄船登陸也。也莫非改錯了社名，應叫「善變社」乎？「蛇王」嫡傳弟子神劍兄，除了每年一次交「筆記」外，更負責了今年的中文電腦工作，應得九四年善社刊 MVP 銜。拙作乃旨在激「肥妹」而兼補白的。如有地址增改或佳作投稿，尤望通知和賜稿為盼。明年此時應已開始收拾行裝準備上船吧。又本刊郵印費乃取自「卅年重聚會基金」，現尚有盈餘，多謝「自動獻金」諸友的好意，再此謝過了。



二月十三日林天蔚老師訪三藩市灣區
 (後) 余光源, 何鈿德, 林老師, 胡劍豪, 袁慶祥, 高子敏。
 (前) 潘靜觀, 李樂基姑爺, 單寶珠, 許惠翠, 李威漢。



一月八日何孔賢伉儷在三藩市慶祝銀婚
 (後) 蔡德成, 甄旭輝, 區錫機(正社), 胡炎章,
 胡劍豪, 王耀祥, 何鈿德, 余光源。
 (中) 余定一, 張寶琨(光社), 李威漢, 許惠翠,
 潘靜觀, 林雅淑, 袁慶祥。
 (前) 何孔賢伉儷。

一九四年灣區雜記

胡劍豪

何孔賢伉儷金山慶銀婚

一九九四年可說是來如風雨，大年初已有一位佳客來。何孔賢外家多在灣區，所以不遠百里，專程由羅省北上，一月八日，在三藩市滬江酒家，慶祝銀婚。在過去三年來，繼慶祥和威漢之後，這是第三對銀婚人。善社同學逢請必到，連在聖地牙哥的林雅淑夫婦亦有出席，共佔兩桌多。

司儀之職，當然又是由慶祥擔任。做司儀似乎成了慶祥的副業，我所知中，兩年內，這是第三次。孔賢聲言要慶祥做 MC 兼 Comedian。慶祥奉命 MCC，果然不負所托，我雖然忘記了他的笑話，但他的 MCC 確是十分到家。

Karaoke 已經是集會的例牌，例牌又是由慶祥開頭。今回他拿著米高風，沿著酒席中的小水池，邊行邊唱，似十足一個袁慶祥。以後上臺歌者，不必我多言，各位應已知。孔賢回敬一曲，不是夫唱婦隨，亦不是婦唱夫隨，而是夫妻合唱。在灣區同學夫妻間，多是只有「一把口」，夫妻同聲，似乎是第一次。

孔賢其他朋友，以實物相賀。是 Condom 一個和透明紅色內褲一條，並請他們是夜立即應用。其實老夫老妻，兩樣都用不著。慶祥亦言，如真需要的話，一個 Condom 亦不足夠。有見及此，第三盒禮物再送上，拆開多重的包裝，原來是「皇帝的新衣」，one size fits all，保證合用。這些都不是名貴的禮品，可是千里送 Condom，物輕淫意重。

孔賢在幻想如何應用這些禮物之時，他的朋友又有第二步的玩意，是「淫詩」作對，歌頌他倆廿五年的甜蜜生活。淫詩一首，要他倆高聲讀出。孔賢夫妻一看之下，已經笑不成聲，由朋友代為朗誦，首句是「日日夜夜長相交」，餘者在各人笑聲下，聽不清楚，但可想都是 R - rated 文章。惟此詩究竟是寫實還是贈興，小弟不知。

在這些高興場合，善社同學當然不會毫無表現。淫氣一過，善社同學在慶祥帶頭下，舉眾排隊出場唱校歌。以校歌來慶祝銀婚，似乎有點不合邏輯，但校歌帶出了「培正傳統」，各人接著擁吻主人。這「培正傳統」，本是慶祝新岳母的，現竟用於銀婚人上，可見善社同學都是讀書明理，推而廣之，活學活用。

希望不是「唔好大，教壞細」，接著的節目是由孔賢的子女主持。一個是夫妻問答比賽，夫妻分別回答同一問題，是與威漢銀婚時的節目一樣。參加者全是孔賢的至親，善社同學全沒有參加。另一節目是跳舞比賽，音樂停而步不止者出局。蔡德成雖不是舞林中人，但亦被選為善社代表之一，可惜蔡太因穿錯了鴛鴦鞋，拒絕下場，蔡德成以體育精神，下場跳

獨腳舞，轉眼被淘汰出局，志在捧場，精神可嘉。結果，正社同學區錫機夫婦，能發能收，獲獎冠軍。

愉快的時光過得特別快，酒樓十一時要收市，轉眼間 D.J. 便宣佈是最後的三首 Kara-ok，威漢以一首「硬漢子，熱女人」作結，希望孔賢夫婦人如此歌。

林天蔚老師灣區見風采

林天蔚老師預備在香港舉辦一個「嶺南文化研討會」，四處奔走，號召各有識人士支持，途經三藩市，同學會在二月十三日，在 Foster City 金泉閣酒家歡宴，善社同學到會者共一圍，似乎是全部人數五份之一。林老師由五零年到六七年，凡十七年，在培正任教，已經是廿七年前的事矣。

回想高一時代歷史課時，我記得是有講義派出，林老師上課時再補充。經過了廿多年的時間，各同學對有無講義之一謎，其說不一，連林老師本人，亦含糊不清。所以歡迎各同學考証澄清此史實。

不見了卅多年，林老師風采依然，除頭髮略少外，並無老態。據慶祥言，老師與單寶珠家，有點淵源。所以寶珠與老師握手時問之曰：" 還記得我否？"。老師答曰：" 我記得你是珠，只不知是甚麼珠 "。不論是何種「珠」，能在歷史學家腦中佔一席位，寶珠應引以為榮。（按：寶珠姊妹是以「珠」為名，寶珠姊是▲珠。）

席間，少不免談及嶺南文化。據老師言，余光源的口音才是正宗的廣東話。希望各同學以後對余光源，應另耳相聽。林老師今次來三藩市，目的是招兵買馬，希望能在培正畢業生中找到一些學者參加他的學會。可惜培正素來以理工見著，大部同學對歷史只給以「力屎」的注意和興趣，在坐同學除寶珠是讀中文外，不知有無另一個文學士。老師當然難免失望。威漢在業務上，時常往返東南亞，見此乃決定相助，以理學博士身份向老師報名參加，可能是整個灣區培正唯一的代表，使老師不致空手而回。

雖然這是三藩市同學會的活動，但善社同學佔了一圍，差不多等於是自己聚餐。高談闊論之際，談及各人之兒女。發覺寶珠的兩個女兒，一是會計師，一是律師。各人都笑謂，難怪姑爺規行矩步，因為如婚變的話，會計師核數，律師辦手續，姑爺無所遁形。所以姑爺口頭上不忘三妻四妾，行動上卻目不斜視是也。

敘餐這一日，是情人節的前一日。十時許，離情人節還有好幾個鐘頭，寶珠已經嚷著要回家就寢。相反地，威漢卻在情人節約了鬼佬晚餐。可說是：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連夜趕科場。



善社同學，十二月十日三藩市同學會留影



December 14, 94 澳洲黃鴻發同學到灣區探女

胡炎章背後的賢太座

二月廿六日，在胡炎章家開同學會。過去多年來，這是第一次在他府上召開 Pot Luck。要多謝威漢，在何孔賢銀婚時，展其三寸不爛之舌，請得胡氏做東。到會者甚眾，連平素少有露面的周哲賜亦有出席。

胡氏居於 Hillsborough，地點適中。據云其太座 Lillian，在開會前，花了整個星期，精心重新擺設全府裝飾，即使一件小飾物，一寸地方，亦經細心考慮。相信各同學，雖未必細心欣賞，至少亦會感到與別不同。可以向 Lillian 保證，即使是對馬騮彈琴，亦不會白費心機。

善社馬騮鬧牛宮

三月十九日，是嶺南春宴。各位可能奇怪，嶺南活動，干卿何事。但可知，是夜到會的培正同學甚多，善社已經有五對同學出席。余光源是會長代表培正，我，威漢及姑爺李樂基曾是嶺南人，袁慶祥是客。所以紅藍侵佔紅灰，值得在此簡報。（按：紅灰是嶺南校色。）

嶺南春宴，基本上是由嶺南大學同學會所舉辦。南大在戰前是國內的名校。大學畢業生多屬上流社會。風氣流傳下來，所以是夜到會者，多是珠光寶氣，有點豪門夜宴的氣魄，與培正同學會，普羅大眾的作風截然不同。會上的歌唱表演，質數甚高，真正是職業水準。而舞會開始時，舞池上插足難下，不論老少，紛紛下場，不若我們的舞會，只有光源及慶祥幾位中堅苦苦支持。

培正同學在春宴上大出風頭。在沉默拍賣 (silent auction)，威漢及姑爺李樂基，「錢」壓群英，購得水晶酒瓶，花盤，貓「刺繡」。余光源遇著 microphone，不問而知有何結果，但他是私人身份出場，並非代表培正，所以各位可以放心。光源及慶祥，在舞池上，跳至散場為止，直是喧賓奪主。整夜，培正同學唱歌跳舞勝拍賣，可說是多手多腳又多口，名乎其實馬騮頭。

灣區常客梁燊成

四月初，梁燊成奉女兒之命，又再到灣區。他的長女在 Stanford 讀書，次女在明年申請大學之前，要來考察加州各大學。所以梁成一家三口，又再出現。本議於威漢家中開會歡迎，威漢靈機一動，改為 Potluck，同學空窠而出，余光源笑對他曰：" 你的面珠真大 "。

除梁成外，有另一位佳客，就是王靈輝。王子本居灣區，多年前遷往德州，一去十多

年,今日重回加州懷抱,第一次參加聚會。梁王二位,自畢業以來,卅多年未嘗一見,今日重逢,當然不是「王梁一夢」,而另有高興。

梁成雖是加州常客,但去年居然錯過了威漢的銀婚盛會。惋惜之餘,聲言將來威漢如嫁女,不論萬水千山,他一定會前來道賀。空穴來風,威漢女兒是否于歸有期,暫時未知。

晚餐之時,眾太太圍坐一檯,竟然全部國語對白。座中除一二國語能手外,其他都是半咸淡,何以捨長取短,是有祕密不願丈夫們偷聽乎。

威漢展示他的新寵,是銀婚時善社同學合資送的大金魚缸。果然水清見魚,可見威漢花了不少時間在這魚缸上。可是威漢並沒有玩物喪志,反而引出無限感慨云:"對著這魚缸,使我感到有無上的權威,因為我絕對控制牠們的環境,操掌生死大權,並能決定牠們的前途命運,等如上帝一樣"。各位,他日威漢或遭雷劫,或治國平天下,可能都由善社這一魚缸引起,阿彌陀佛。

近來的聚會,每次都談及三十五年重聚的計劃,多是紙上談兵。今回得單寶珠夫婦,自動請櫻,自資去阿拉斯加遊船,替善社同學探路。謹祝他倆旅途愉快,希望他們能帶回有用消息,以助我們決定重聚大計。

十月寒舍群英會

善社的活動,停頓了幾半年。只在九月十一日,三藩市同學會郊外聯歡會中,見到光源,威漢,慶祥,及高子敏。當日善社出席者五人,我個人估計,是中柴到會人數最多者。十月八日,在舍下舉行同學會。各同學休息多月,蓄銳以待,常客除威漢及甄旭輝外,全部到齊。稀客有胡炎章及汪桂麗,他們是鄰居,是舉腳之勞,李鑫雄遠在 Sonoma,十分多謝他駕車個多鐘來參加。陳瑞蘭夫婦,是美國新移民,今回は第一次參加聚會,可惜當日人多手腳亂,未及特別歡迎,罪過。

近年來,很多同學都十分注重營養衛生,開口不離膽固醇。所以這次 Potluck 聚餐,帶來的菜,多以蔬菜為主,全都是不油不膩,功能通腸通胃通血管,食過可以長命百歲。又寒舍雖非和尚寺,亦有同學帶來大盤齋菜,在送酒佳品藉口及五爪金龍之下,未開席已去了大半。飯後的蛋糕 dessert,卻剩了一大盤,行文之日,尚有剩餘物資在冰櫃,如我努力加餐「糕」,每日食一片,在九五年之前,當可食完。

飯後,各同學共商卅五年遊船大計。記得數年前,安排卅年重聚會,雖經王耀祥苦心調查,各人亦棄船登陸。今回幾乎歷史重演,雖有寶珠往阿拉斯加探路,並帶回美好報告,各人亦覺得阿拉斯加冰河是「凍過水」,棄冷就熱,決定去加勒比海遊船,麻煩王耀祥再為馮婦,收集資料,再作公佈。

開會當然是由袁慶祥主持，袁氏素來對政治有興趣，是否因此他亦有點政治家的口吻，例如他說：反對不去阿拉斯加者舉手。Double negative，難怪一時之間，有人茫然而不知所措。

遊船是大規模，有人提意，何不舉行一些較簡單的聚會，以迎合不參加遊船同學。一言驚醒，簡單而受歡迎的聚會莫如「食」。胡炎章太太 Lillian，在鄰近 Marriott 酒店任職，知該處有良好自助餐，乃提意各人親身探路，相約在下星期五，在酒店聚食。打鐵趁熱，報名者十多家人。

曲終人散，記得拍照時已人數不齊。還好，如人齊時，相機反正容納不下。今日散會，但餘興未盡，一星期後，廿多人又在 Marriott 酒店同聚。年尾十二月十日，是三藩市同學會同學日，在皇后酒樓舉行，善社十八人參加，估計又不能得「朱古力」的了。

尾語

半花絮，非文章，沒頭沒尾，寫過便算。希望能在字裡行間，傳達灣區同學訊息，以達通訊之責。謝。



十月八日三藩市灣區同學在胡劍豪家中聚會，出席人數破歷年紀錄。樂極忘形，忘記了拍團體照。記得時一半同學已離去。

林雅淑聖地牙哥慶銀婚，盧姑爺跪地高歌娛嘉賓

The party & The Rest of the Story

袁慶祥

六月廿五日，善社銀婚風又吹到了這個風光明媚的聖地牙哥市。當日一早起來，已是陽光普照，由 WELK VILLAGE RESORT 的客廳步出洋台，只覺熱風撲面，有如置身於夏威夷一樣。莫非是盧林兩位府上的親朋戚友，幾天來從世界各地前來祝賀，賓主他們的豪情搞到成個埠都慶合合乎？我和靜觀來過 San Diego N 次矣，都未試過咁 Q 熱的也。

我倆早一天下午，與正社區錫機夫婦搭機南下，專誠來祝賀之餘，我和錫機，也是很榮幸地是來為國常雅淑兄嫂的銀婚慶會做司儀的。來到盧府門外，已經聽到屋內喧嘩不絕，原來是常哥的嶺南校友楊東勝兄嫂與吳英雄兄早已經到了。吳兄在六十年代曾到過 Berkeley，三年前我和靜觀在楊兄的 Rhode Island 府上又曾再見過他。楊氏區氏是初相識，結果三天下來都變成了單料銅煲矣。龍哥性情豪爽，談笑風生，與之交談自然樂趣無窮。（楊兄英文名字 Dragon，故我常以龍哥稱呼之。）英雄兄相識已久矣，雖不苟言笑，但眉宇之間卻能看出，此君的理解力特強，舉凡甚麼廣東俗俚或發語詞典故等，都能明之于指掌間，與其外貌剛巧相反也，蓋此之為識英雄重英雄乎？今次我等臭味相投，簡直勝過酒逢知己。甚麼在中國做生意如何能夠 "價錢合理" 和 "物有所值"，歐遊 "飲咖啡" 之道，深圳養牛之秘訣與 "精髓" 等話題一開，幾乎難以收拾，若不是明早 "東主有喜事"，通宵達旦都唔掂也。結果是晚傾到零晨時分，我倆才與錫機夫婦 Double Dates 來了 Welk Village 過夜。

銀婚主角，當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矣，故早早便趕到 Welk Village。與我等共往午茶後，大家先往酒樓觀察場地，老板高先生一路拍住心口，話總之樣樣掂晒唔駛「律」。回到盧府，原來屋內已是人山人海，全是外來的到賀親友。還未介紹完畢，我已全部將他們的名字忘記了。其之與主角的關係就更加唔駛問了。卻只記得有一位是阿盧三姨的新抱，佢話以前曾經與我在九龍旺角是隔離鄰舍，我則甚麼印象都沒有也，真係大劑。

五時未到，大伙兒開始沖涼換衫，準備出門。一時之間，樓上樓下的廁所，睡房等等立即出現了人龍，搞到要分開男女界。來到酒家，門口一睇，嘩乜咁大劑，「上林園酒樓」，個林字寫得咁似「床」字。老板唔响處，冇 Screen 影廿五年前香港在酒樓擺酒的 8mm 小電影，牆上有牆紙又太花，廳中又太光猛。于是乎心生一計，叫伙記拿來白檯布，拉埋向街的百葉簾，掂晒矣。與 D.J. 華仔想試音響大細聲之時，才知道沒有唱錄音帶的機，咁事前錄定之 First Dance 等音樂如何是好？阿盧唔係週前與高老板話咗要嗎？伙記又話老板冇交帶落要香檳酒杯，搞到要大伯國邦哥出面。這個時候，賓客已開始到達了。有貴賓簽名紅布就有人主持，我趕忙請了朱珮嫦，孔賢太太 Rita 暫做 "接客" 一陣，因正身細路女們未到也。一時之間好似以前考試前十分鐘咪貼士一樣，陣腳亂晒矣。好在吉人天相，六時過後，事事開始跟番原定的 "計劃" 了。（常哥一個月前已用電腦 Print-out 的 "銀婚日計劃" 寄我參考了，其中所有的細節更編排到一分一秒。）連錄音帶播放都解決了，只是那時

一看正在放 "小電影" 的一角, 暗暗的, 又好似用床單掛在牆上放電影咁✓款, 又搞到整個廳都黑晒, 唔掂之極. 于是宣布收擋唔影, 拉開窗簾後成屋都光晒矣. 此時, Rita 嫂過來給我帶上襟花. 我心中在想, 開頭亂晒籠是否因為高老板先前說話時是用國語, 「唔駛律」變成「唔駛 "咯" 」也. By the way, 今晚所有的襟花, 台上大型的插花設計, 和主人家送給幫手做事人等的 "銀紙花" 等都是 Rita 嫂提供的職業服務. 孔賢夫婦又齊手合作的做了今晚禮餅旁美麗的鮮花設計, 實在難得之極.

七時正, 阿盧吩咐準時開波, 于是我與錫機立即上台做戲. 一位姜女士高歌一曲 Because 後, 由國邦哥致歡迎詞的時候, 我埋位坐下時才留心看到我的名牌上寫著 "媒人公", 其他的英文字則太細睇唔掂. 好在冇寫錯字, 否則變了 "謀人公". 記得在母校通訊中曾讀過一篇文章是稱讚某老師桃李滿門的, 點知桃字變了挑字. 跟著阿盧先以介紹來賓為題, 卻給老友們起晒自容. 如誰人兩頭住家, 又邊個以前同佢同床暎過等等祕聞當堂見晒街矣. 大家在眾來賓笑聲中也只得當默認了. 只有任蘭芳的韋姑爺反駁之曰: 可能就因為太太曾經與阿盧跳過舞, 所以現在跳得咁差喎. 唱歌本來已有人做過, 但是用講故事型式又請其愛人中途加入清唱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則非有 "鐵漢子" 的膽量不成也. 主角又解釋要唱這首歌是因為曾經在三藩市第一次與肥妹約會時就把心都給了對方喎. 眾人正乘機取笑之謂現在還唱留低 個心在三藩市, 是否另有文章之時, 突然見到一位女仕衝上前曰: 我俾番個心俾你啦, 你現在可以俾晒你老婆啦. 原來是區夫人 Mandy 做戲而已, 大家卻已虛驚了一場.

今晚宴會時的 "歌唱家" 全是主家專誠 "邀請" 的. 前 San Diego 培正會長太太唱了 Memory 一曲後, 區錫機夫婦唱 "只有情永在" 的時候, 我記得這也是何孔賢今年一月在三藩市慶祝銀婚時他夫婦所合唱的歌, 于是我請他們跟著上台再唱這首歌. 點知眾來賓後又要求我和靜觀也唱這首歌, 大概以為我們四人以前是 Room Mate 時, 是一齊學會唱此首歌來追女仔的吧. 喉都已沙晒, 唔好啦. 我還是唱了一曲天涯的 "情不自禁" 英文歌. 朱佩嫦的第二公子毅峰才是真正的歌手, 他用結他自彈自唱之外, 還準備了一張 Poster 寫著 Poor Student Needs Money for College 等語, 當然因為我是介紹他上台的司儀, 也是首當其衝先破財矣. 諸位嶺南牛上台合唱 "朋友" 和 "萬水千山總是情", 和培正馬騮頭的校歌大合唱, 都表現了大家與盧林兩位的友情之深, 跟著並與銀婚伉儷合照留念.

幾道菜幾首歌之後, 輪到主角的 First Dance 了. 他們選用的音樂是 Andy Williams 唱的 Hawaiian Wedding Song. 當我們這對 "新人" 在暗淡的燈光下開始嫵嫵起舞的時候, 大堂中突然間也靜了下來. 當我看到這一對好朋友此時此刻陶醉于這個只羨鴛鴦不羨仙的良辰美景浪漫時光之中的時候, 我的心中充滿了無比的喜樂, 也對他們深深的祝福著. 就在這個時候, 常哥提起了左手, 放開右手, 讓阿雅右轉後從其左手之下穿過, 然後繞著阿盧走了一個圈, 再返回了 Closed Dance Position, 這一招當堂搏得全場的掌聲. 眾來賓紛紛步入舞池向他們道賀之時, 一首柔和的華爾滋舞音樂又開始了. 一時間, 寬大的舞池也被擠得變成水洩不通了.

切餅時的音樂是劉德華唱的 "還是你最好" . 因為今晚大多數的來賓廿五年前沒有參加過他們的喜宴，所以這個切餅儀式也被視為額外的 Formal 了 . 所有應做和唔想做的行動都做齊後，眾來賓才准他倆埋位 "休息" . 點知好戲還在後頭呢 . 原來阿盧靜雞雞叫了區錫機準備了 "心型鑽戒" 送給阿雅 . 由錫機司儀之下，更加使到整個故事顯得神祕莫測了 . 阿盧當眾跪地 "補考" 求婚這一招也實保無人能後之矣 . 側見林藻勇老師滿面笑容，想是這位乘龍佳婿今晚又使泰山老懷大慰了 .

原來今晚還有有獎問答遊戲 . 也可能是阿盧刻意編排吧，大部份的獎品多由年輕人得獎 . 因為問題多如：(1) 銀包中最多女仔相片者 . (2) 襪子的窿誰最大者等等 . 唔駛我解釋，大家都明白了，我等 "中坑" 如何能有獎呢 . 但我卻 "好彩" 有獎，問題是：誰在三天內曾經被老婆鬧過 . 當時全場鴉鵲無聲，有鬼人會認咩 . 點知錫機 "大義滅親" 當場指證了小弟，靜觀也立即衝上台領了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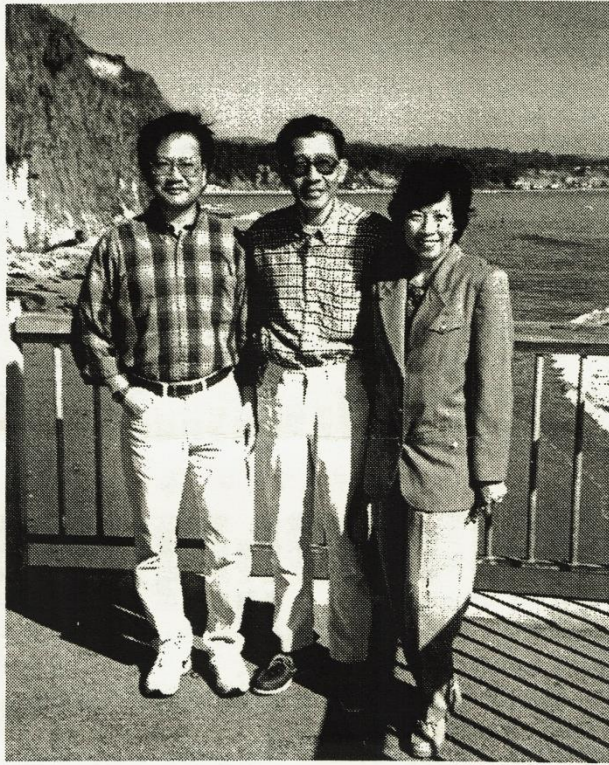
年青一代的跟著上台唱歌和跳他們的 "集體狂舞" . 為了表示寶刀未老，我也被迫加入 "亂舞" 之，跳到底褲都溼埋也 . 知道所有 "計劃" 中的程節都大概做齊了，就更加樂極忘形矣 . 于是乎，眾知己老友們 "今天不回家" 式地高歌跳舞狂歡直至午夜 .

關於這一樁喜事的報導亦甚可能錯亂百出，因為前後三天的事情也已濛糊不清矣，只記得曾經飲過茶 N 次，睇過 Show，和去過卡拉 OK BAR . 噢，還有在那棵百年老的 Dragon Tree 前與龍哥影過相 . 因此並借楊東勝兄 (龍哥) 在 "嘉賓題名" 上所作賀聯為本文結語：

廿五載春風秋雨，國事家事，互勉互扶，思愛常存猶舉案
萬千日冬寒夏暖，雅敘暢敘，同迎親客，賢能淑德勝新婚



六月廿五日林雅淑銀婚慶會與善社同學合照
(後) 伍慧珠先生鄧姑爺，任蘭芳先生韋姑爺，"不知名同學".
(中) 何孔賢夫婦，余定一夫婦，伍慧珠，朱佩嫦，林雅淑，
盧姑爺，潘靜觀，袁慶祥 .
(前) 馮季英老師，林藻勇老師，馮玉英老師 .



十月廿九日，蘇宗恭由東岸來灣區公餘後與袁慶祥，潘靜觀往遊 Santa Cruz。可惜今次只能望洋輕歎，無時間出海垂釣也。



十月八日聚會中離校 33 年後第一次見面同學，由左起，李鑫雄，伍子英，梁榮成，汪桂麗，蔡德成，胡炎章。應該是五星伴月的，因為拍照時，陳瑞蘭未到，記得再拍照時，她已離去。

冰山遊記

單寶珠

在我腦海中，阿拉斯加是一個神祕的地方。(編者註：可能是因為睇了金庸的"雪山飛狐"和梁羽生的"天山奇俠傳"吧)。常常希望有機會親臨其地，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領略冰山的宏偉氣勢。可惜以前因為女兒年齡和興趣關係，渡假總喜歡到熱帶海灘或遊樂場，對於阿拉斯加的天然美景興趣不大，我的希望始終未能實現。轉眼之間，二個女兒已經長大成人，自立謀生，全家一同渡假在時間上較難安排，所以只有我和樂基二人而已，當然異譏較少。(編者註：咁就直情無晒異譏啦，樂基想死乎)。加上現在年紀大了，應該夠資格參加阿拉斯加遊船河。因為聽說到那裡的人多數是老人呢！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就是 96 年善社 35 年重聚會準備遊船河，地點選擇成問題。加勒比海和墨西哥，很多人已去過，阿拉斯加又不清楚實際情形，希望有人可以探察行情。所以我們自告奮勇，願作先頭部隊。既然身負重責，事在必行，我的願望終於能夠實現。

七月和八月，是旅遊旺季，價錢貴，訂位難。五月和九月氣候較冷，尤其是九月，蚊又大又多，貼錢買難受。所以我們選擇了六月。Holland America 船公司旗下的 Westerdam 船行的路線是 inside passage & Glacier Route。一共七日，停三城市：Ketchikan, Juneau, Sitka。沿途島嶼絡繹不絕，空氣清新，少有人煙，與灣區的人口稠密，空氣混濁，真有天淵之別。我們的心情，頓然輕鬆愉快，所有壓力和煩惱都一掃而空。

在船上七天的生活，儼如天上人間。(編者註：Rocky，你係得✓)。身份升高數倍，億萬富翁也不外如此。珍饈百味，任君選擇，由早到午夜吃之不盡。我因為平日不慣暴飲暴食，現在突然改變習慣，腸胃有點吃不消，結果要吃消化丸呢！船上節目除了吃之外，晚上看表演，跳舞，因為船上老人多，所以多是 Ballroom dancing music，老薑多得很。日間則在甲板上閒逛，或靜坐對海發白日夢，逍遙自在，十分寫意。(編者註：即係話日間全無節目咁解)。因為天氣較冷，所以在甲板上一定要穿厚襪，帶手套，另有一番風味。

我們所到的三個城市，Juneau 是首都，但是與美國其他的城市相比真是簡陋得多。人口稀少，最大的超級公路只有四條行車線，機場很小，大的百貨公司只有 Kmart。McDonald 初開時，全城市的人都蜂踴購買，結果要勞動救火車送漢堡飽。城市多是依山而築，有些街道是窄長的樓梯。阿拉斯加多島嶼，所以水翼機和船是當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在岸邊建築的房子很多有水翼機和船停泊一邊備用。

此行主要目的是欣賞冰河，所以有機會的話，一定不會錯過。在 Juneau 有一著名冰河 Mendenhall Glacier，乘旅遊巴士約半小時，下車後，再步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因為方便的緣故，所以最多人去。冰河長十里，闊一里半左右，深一百多呎。我們在香港長大，灣區定居，從未見過，真是大鄉里，大開眼界。冰河真是名符其實冰之河，它的形成有河水下

流的趨勢，彎彎曲曲。冰河表面，並非光滑，有如蛋糕的 Frosting，高低不平，有些很白，很乾淨，有些卻雜有泥土，有如撒了些黑胡椒。因為冰的密度太高，經過折射，呈現淺藍色，十分特別。有些冰河，巴士不能到達，所以我們升坐直升機欣賞。六位遊客加上機師，一共七人擠迫在一架小機內約一小時，我們從高空欣賞阿拉斯加冰河，找北極熊，鷹。Bald Eagle 見到很多，但與熊卻緣慳一面。事後與同學談起，才知此次過於冒險，幸而平安歸來。如果同學有興趣坐直升機的話，一定先要買重人壽保險才可。（編者註：咁咪仲益人地？大吉利是！）。

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假如不是親臨其地，目睹一切，我們很難想像到阿拉斯加是甚麼樣子。這也是旅遊的好處。總括而言，遊船河一星期，停三城市，不是太奔波。加上遊客年齡較大，所以節目不是太緊湊。這樣正中下懷，因為我渡假不想捱更抵夜，令自己筋疲力盡。但比較難為樂基，因為他是夜遊神，精力無窮。晚上我休息，他則無所事事，只有到圖書館做書虫。（編者註：原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認為這樣行程和節目，對於舉辦重聚會甚為適合。因為同學們不必為了忙於參加船上各活動，而忽略了重聚會之主要目的——與久未見面的同學聚舊。各同學亦可以準備一些節目，以增氣氛。最後這船公司有一特別措施，我們特別欣賞，每日除了晚餐是指定座位時間之外，其他各餐是 open sitting。有一段時間，隨意選擇。這樣比較容易配合各人生活習慣，令旅遊更能錦上添花，平加樂趣。

現在雖然離九六年還有一年多的時間，但是善社各社友分佈甚廣，每人都忙於工作，從事重聚會的準備工作，談何容易。希望各同學可以思想一下這件事，有意見及早提出討論，希望到時重聚會能夠順利舉行。



五月七日胡劍豪之千金胡慶安音樂會
(由左起) 胡劍豪，袁慶祥，潘靜觀，許惠翠，何鈿德太太，李威漢，單寶珠，余光源太太，音樂老師的女兒，余光源，胡慶安，李樂基姑爺，胡劍豪太太，胡炎章，胡天舜，何鈿德，胡炎章太太，胡炎章小女兒，音樂老師。



梅修偉老師遺作

序言

邇來迭蒙諸友好賜詩，字字珠玉，句句寶鑽，銘感之餘，每欲奉和一二，蓋來而不往，殊非相交之道。惜限於才藝，未敢舞斧，每念及此，臉為之熱。苦慮多時，忽有所得。深知詩之為物，可絕可律，或古之一古，更可莊可諧。正經不成，打油可也。於是埋頭覓句，日以繼夜，嘔心瀝血，傷肺傷肚。費盡移山心力，終成五言古體一首，非敢言詩，聊以塞責。並一述四十年來，誤人子弟之概略耳。

一九八八年春

此翁何為者，低眉若所思。入定如老僧，枯坐似禪師。
 小孫題首問，公公 Do What 事？(1)「keep Your Mouth Shut」，「Grandpa 要作詩」。
 小鬼知碰釘，成個「洞篤企」。婦聲來隔壁，「癩咩衣家你」？
 言呈三分怒，語帶六成氣。釋辯搜枯腸，強顏陪不是。
 吟嘍原所好，偏去搞歷史。而今佛大頭(2)，臉紅兼羞死，
 人家信口占(3)，「亞刺」半天未(4)。四聲聲聲難，八病病病易(5)。
 埋頭砌幾句，平頭夾上尾。來去百次改，蒼蠅滿白紙。
 寥寥字字二十然(6)，要命雕虫技(7)。紐同幼稚生，面懵賽東施(8)。
 翻思覺茫茫，甜酸苦辣味。方知用時少(9)，徒悔抱脚邊。
 仰視窗外雲，金星漫天飛。

文章固水貨，學術更兒嬉。就算流非九(10)，至多梗頸四(11)。
 掛名攻講古(12)，好食懶讀書。未聞五六經(13)，僅知有史記(14)。
 唐漢清明宋，之乎的了矣。氣咳司馬遷(15)，激死孔老二(16)。
 似此獅虎膽，祇合去掃地。豈知世難料，事每出人意外。
 吃了獅虎膽，皇然充夫子。貌看周身刀，惜乎無把利。
 說話吃牛肺(17)，書寫剝蛇皮(18)。三代一堂完，快逾噴射機。
 若問言中物，喃嚙阿陀彌(19)。苦也嬌嬌女，慘哉好男兒。
 氣誠烏煙瘴，妙實莫名其妙(20)。之患人者等，棄甲洩兵而(21)。
 君辭珠玉真，我句義盛朱(22)。乞諒性劣頑，請恕心力疲。
 謹獻五古打，聊相答高誼。



註(1) 小孩說話，吐字未清，“做乜”說成“Do What”，並非英語也。

(2) 大頭佛。俗稱不知所謂，一無所成也。

(3) 信口占。隨口得，出口成詩也。

(4) 亞刺。上海人自稱。

(5) 四聲八病，乃南北朝時沈約所訂作詩之規律。四聲：平，上，去，入。八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正紐，旁紐。

(6) 詩以五言絕體最短，全詩僅二十字，較易吟作。

(7) 某古文家輕視詩，譏為雕虫小技。

(8) 語出東施效顰故事，自我出醜之意。

(9) 俗語說，學到用時方知少。

(10) 時人多稱最差者為九流。

(11) 各種比賽，多獎三名，第四名最激氣，故稱梗頸四。

(12) 大學中之歷史系，每被譏為講古系，歷史教師則被稱為講古佬。

(13) 易，詩，書，禮，樂，春秋合稱六經。樂經失傳，現存僅有五經。而六經皆史，此公讀歷史，竟然未聞，奇！

(14) 史記一書，為我國史學的始祖。其人僅知史記之名，該打之至。

(15) 史記著者太史公司馬遷。

(16) 五四運動後，新派學人不崇儒家，稱孔子為孔老二，頗有侮辱之味。

(17) 昔日食館之牛肺，多不夠火路，食客放進口中，左咬右咬，均咬不動，狀至滑稽。

(18) 昔日蛇店割蛇，每將其皮吊起，一刻蛇皮收縮，十分難看。

(19) 喃嚙阿陀彌佛，乃佛教徒慣用語。為求押韻，去佛，將彌放於最後。

(20) 的確烏煙瘴氣，實在莫名其妙的技巧寫法。

(21) 某著名文學家譏半桶水秀才之打油詩，句有“者等宦遊手，棄甲洩兵而”。絕可

(22) 朱義盛，昔日著名之假金飾製造商，出品直可亂真，至為鄉婦村女喜愛。



我的舅父梅修偉

(一九七一年剛社) 曹仲欣

我舅父梅修偉，生於一九一七年，是廣東省台山人。家中世代務農。未長父已離鄉到美國為生。我外祖父英年在明尼蘇達州過世。我母親比舅父少四歲，則從未見父面。舅父少時在鄉村讀書成績優越。高中時受學篤與同鄉梅甸初先生公費到省城上學。畢業後兩梅氏均考入國立中山大學。未幾日本侵至廣東，中山大學遷往內陸加入西南聯大。舅父在這時與我舅母梁寶嫻同學成婚。一九四三年大學畢業後，他任教於粵北碎石之培正培道聯合中學。一九四四年舅父隨舅母往重慶工作。除教育外亦曾在國共和談時效過力。抗戰勝利後，他們回廣州在東山培正任教。解放後因舅母家屬國民黨軍部，舅父隨其外家離穗往香港。到港後亦一直在培正任教，舅父教授高中歷史，舅母則教英文。至一九六一年他們才離開培正到聖保羅男女中學工作。舅父在碎石，東山，和香港培正先後教了十八年，造就了無數人才。亦極受學生們的愛戴。在香港時除教書外，他還寫了兩套中學生用的世界歷史，也是會考必讀的教科書。

一九八一年舅父母退休，來美居於尼華達州。同年我妹（一九七五年昕社曹婉荷）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尋獲我外祖父之墓。次年舅父母曾到該地拜祭。他們居於美西，故常到灣區來。此地由於培正同學眾多，每到步均受到盛情接待。一九八六年關門弟子善社升元老時，舅父母曾到灣區和香港為他們加冕。在港時除見到了不少學生和舊同事外，還會見了梅甸初先生。梅先生曾在培聯教了三年，後來一直留在大陸。分手了三十六年，兩梅氏又在紅藍旗下重逢。一九八八年舅母不幸早逝。舅父自始多病，生活比較枯燥。他常玩二胡自娛，而長於奏「病中吟」，每使聽者流淚。這幾年雖然身體不好，仍曾數訪灣區，多在善社袁慶祥和潘靜觀家與同學見面。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是他來灣區的最後一次，曾與久別的林英豪校長見過一面。今年九月九日終因久病逝世。享年七十七。遺下長子健華，次子健平及女兒素華，均培正校友。



十一月廿七日，羅省茶聚留影

(前) 朱念之，林雅淑，潘靜觀，朱珮端，陳鴻業太太

(後) 羅子華，陳承正，盧國常姑爺，袁慶祥，陳鴻業，麥志鴻